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乞師　致師

乞師

夫以危事方搆而兵力不足動有勝敗之慮居無赴援之師於是控親隣以求助冀禍難之斯解蓋乞師之來舊矣三代之後戎事不息其或當帥臣之任龔行討伐

膺守禦之寄是為屏翰金革將試而衆寡靡敵梯衝交下而殲亡可待以至宗國覆喪翦焉愁苦乃能藉兵於同盟請救於強國曷嘗不克集殊績制勝勁敵乃至與滅於將絶圖安於既危者哉其或勢迫事去外應無及者斯可哀已

公子遂魯大夫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魯北鄙公子遂臧文仲如楚乞師（乞不保得之辭）

宣公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公不事齊齊與晋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孫良夫也桓子衛大夫魯成公二年孫良夫帥師及齊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魯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請八百乘許之與齊戰於鞌齊師敗績

郤錡晉大夫魯成公十二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欒黶晉大夫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郤犨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荀罃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伐鄭

士魴晉大夫魯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鎮後）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事大

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士雅秦大夫魯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

公子貞字子囊楚大夫魯襄公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

鄭人懼乃行成七月楚子囊乞旅於秦乞師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陳無宇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申包胥楚人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敗奔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薦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趙鞅晉大夫魯哀公二年四月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

晉侯將伐齊魯哀公二十四年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駟弘鄭大夫悼公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駟弘請救於齊駟弘子𣪠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張翠韓大夫楚圍雍氏韓使使求救於秦秦不下殽令靳尚使秦秦宣太后不許靳尚歸復使張翠至秦秦乃下師於殽以救韓

趙勝趙成王弟也封平原君秦圍邯鄲平原君數遺魏王及公子無忌書請救魏使將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公子無忌乃矯奪晉鄙兵符救之

項梁自號武信軍引兵攻亢父亢音抗父音甫初秦將章邯既

殺齊王田儋齊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田榮怒擊逐假亡走楚角亡走趙閒前救趙因不敢歸項梁追擊章邯章邯兵益盛梁使使趣齊兵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漢韓信為大將虜魏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

後漢公孫瓚為幽州刺史為袁紹所圍求救於黑山賊救至欲内外擊紹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鼔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蹴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内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定足之地其可得乎

孔融為北海太守為管亥所圍太史慈為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三千

兵救之賊乃散走

魏陳嬌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嬌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乃令嬌求救於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大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嬌欲留之嬌辭曰本郡倒懸奔走告急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田豫為護烏丸校尉豫出塞為鮮卑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鴈門太守畢招求救招自表輒行又并馳布羽檄稱陳形勢虜即恐怖種類離散

吳甘寧守夷陵魏曹仁分兵騎攻圍寧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蒙計與蒙並救寧寧圍解

晉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流人塢主張平樊雅在譙逖進據太丘平助雅攻逖逖遣使求救於蓬陂塢主李川川遣將李頭率眾援之逖遂克譙城初雅之據譙

也逖以力弱來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遂克譙

桓宣為四品將軍屯馬頭山為祖煥桓撫所圍宣遣其子戎求救於毛寶寶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去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即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周瓊爲梁州刺史東羌校尉賓衡入漢川定安人皇甫
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
急于鎮襄陽征虜將軍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
之
譙王承等守湘州爲王敦所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
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
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
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

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闢知駭踊神氣衝越于來之義人思自奮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時之機摅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

遲李思足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賭口聞
王師敗績停師不進承乃遇害
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
公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
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
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
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偽
新野太守保斬之

後魏元法僧為益州刺史梁武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疏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倂張所在強盛統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將擾叛惟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庭闕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為鬼永曠天顔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令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孝明詔曰比勅傅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

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拔彼倒懸救兹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

皮豹子為仇池鎮將討楊難當平之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興安二年正月宋文帝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宋文帝恐其輒回又增兵

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葭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䘚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顔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

出但承仇池匀人稱臺軍不多戎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斯責詔遣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

崔楷孝明孝昌初為殷州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

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令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趦趄北界鄰下凶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若并合城下之戰匪斯朝夕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強敵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建刱庶事茫然斗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内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後周李賢隴西人長孫邪利為都督行原州事以賢為

主簿時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衂
賢間道赴雍州詣爾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
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俟日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採
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引弩亂發
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散走
唐南霽雲為睢陽張巡帳下士天寶末安祿山叛亂賊
將尹子奇圍睢陽城經數月城中糧盡至人相食求救
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遣霽雲夜縋出城之臨淮見進

明進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兵之意霽雲泣而謂之曰强寇陵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所出初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者相食已盡張中丞自殺愛妾以饗軍士今見存之衆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亦不利於大夫霽雲所以冐鋒刃晝伏夜動匍匐以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意乎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齧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却

還睢陽數日得達懸繩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居半歲謀襲蔡州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

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茍進有濟時救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

仗劍拏小艇移泗口貫賊栅入城見愔愔素聞其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每話子為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侯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為不惟有負國恩丈夫義氣亦宜

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塲公何獨存耶讜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為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蹂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齎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

受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寤寐面頭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梁杜洪唐末為鄂帥時戍汭鎮荊門淮南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洪遣使求救於太祖時太祖以隔越大江勢不能救乃發使諷汭令出師以援鄂渚

周錢俶廣順二年遣間使言覘得淮南去年興兵取湖南七州近又以衆於郴連屯守欲攻容桂當道調發兩路進軍水取漳泉陸取汀建望朝廷即出天兵以爲犄角之勢

致師

環人致師周官之列職勇者嘗寇鄭國之善謀蓋夫受脤以行彼敵斯遇或勒兵而未陣或堅壁而固守持久將變拙速是圖故有執馘以環城御旌而摩壘增三軍

之氣成一戰之功其或侮以醜言遺之婦飾用激其怒以成厥謀斯亦為將者權宜之小道也

許伯楚大夫曾宣公十二年楚伐鄭晉救之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許伯曰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軍左也菆射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以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漢彭越為魏相國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剄汜水上

後漢張堪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布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

退師之策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魏王昶為征南將軍督荆豫軍事時吳將守江陵不出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吳大將施績果遣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

漢諸葛亮為丞相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拒之明帝詔令堅壁不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

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奉詔勑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

前秦苻黃眉為苻堅將時姚襄據黃落苻堅遣黃眉及鄧羌等帥兵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溫張平所敗鋭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果怒盡鋭出戰羌偽

不勝引騎遽退裏追之至于三原羌廻騎距裏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柳世隆為郢州守將時沈攸之反入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郡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荅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兵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城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卻攸之軍

因之敗潰

後魏賀拔岳為西道都督與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岳屆長安時万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矜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

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其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一所隨地形便絡繹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

度崗東岳乃廻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
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
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隋張威善騎射膂力過人王諒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
總管從元帥楊素擊之軍次通谷諒守將李二王擁勁
兵拒守素以威爲先鋒二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罵侮
以激怒之二王果出陳威令壯士奮擊二王軍潰大兵繼
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

册府元龜卷四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陳秉寧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器度　讓功　不伐　勤戎事

器度

夫分閫之權注意斯在必局量之淵曠乃士衆之協從夫器博則周通度遠則閑暇通而能暇是謂能軍以此貞師何用不克夫注鉤者憚常人之大情處險如夷君

子之高致是故甘寢秉羽武德茂昭投壺雅歌軍聲益
振非寬肅明達之士其疇能與於此哉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
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

班超為將兵長史征西域時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
始到于闐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遂
去妻章帝知超忠乃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
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軍司

馬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呂布為左將軍部將郝萌反攻布下邳府廳事閤外閤堅不得入布因與高順出討之萌敗走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

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孔融為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魏賈逵為建威將軍初與曹休不善太和二年伐吳休先戰敗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遂退逵據夾

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逵

蜀黄權降魏為鎮南將軍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顔色自若

馬忠為庲降都督加安南將軍忠為人寛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

吳周瑜為偏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程普頗以年

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瑜字公瑾

晉陶侃為荆州刺史蘇峻之亂詔假中書令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亮戰敗携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乃與嶠推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

反見求邪使談宴終日兵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蘇峻也

王忱為荆州刺史時桓𤣥在江陵𤣥常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𤣥鞭門幹𤣥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𤣥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𤣥憚而服焉

宋劉道規晉末為荆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勢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荆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絶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諸軍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君頗

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
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初謙至
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虛實咸欲謀為内應
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劉動為將善撫將士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
動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動以法裁之動懽
笑即時解馬與廣之
宗慤為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盛

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賔客而愨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唐裴行儉高宗朝累為將有功嘗令醫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勑賜馬及新鞍令史馳驟馬到鞍破令史亦逃行儉竝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邪皆錯誤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咸願觀之行儉因宴徧出歷視有碼碯盤廣二

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歴階趨進躡衣跌足
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徐謂之曰爾
非故也何至於是吏不形顔色
黒齒常之為左威衛大將軍常有所乘馬為兵士所損
副使牛師奬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
兵乎竟赦之
高仙芝為四鎮北庭兵馬使天寶六年仙芝虜勃律王
及公主自奏捷書仙芝軍還節度使夫蒙靈詧都不使

人逆勞罵仙芝曰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此罪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中使邊令誠具奏其狀制授仙芝代靈詧為節度使徵靈詧入朝靈詧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詧入朝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為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為靈詧押衙并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詧仙芝既領事謂千里曰公面似男子心似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庄被汝將去汝憶之乎琛對

曰此是中丞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
汝而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
等至捽下將答良久皆釋之繇是軍情不懼
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麾下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
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
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寛厚得人過之
董晉貞元中為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
其子廼為亂以晉為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

晉既受命惟將幕官傔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晉將校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病疾之甚遂總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某奉命為汴州節度使即合准勅赴官何可妄為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猶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

其深淺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為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李迺將為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迺送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異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近方遽出迎之

賈耽為義成軍節度使時淄青李納雖去偽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計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出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

士卒爭因使盡納之淄青將士皆心服馬䠶好獵善射每出獵從騎不過百人往往獵于納之界中納聞之大喜故懷其德而不敢有異心

後唐錢鏐帥吳越學書好吟咏賓佐羅隱好譏諷嘗戲為詩言鏐微賤時騎牛操梃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

張全義初仕梁為西京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守太尉中書令魏王治於府廨名位之重

冠絶中外時崔沂自禮部尚書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沂至客將白以副使當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嘗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更勞煩

李從曮為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節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内難歸領明宗詔誅重厚從曮以軍民不攪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為隙上表論救事

雖不允時議嘉之

晉史翰爲節度使幕客有閻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繼張式未聞史翰斬閻徹恐天下談者未能比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寬厚如此

讓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知居將帥之任專斧鉞之權必在推功讓賢先人後已以協注意之重允符率下之宜後入見於范文晉國以霸坐樹美於馮異漢室攸興故可垂美於竹帛保全於茅土者也

郤克爲晉大夫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

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公叔痤為魏將與韓趙戰澮北擒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

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力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漢衛青元朔五年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

兵而還至塞武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繈緥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帝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召御史封諸侯尉

後漢馮緄為車騎將軍討平荊州蠻賊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隷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與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

魏任城威王彰漢末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烏丸九戰而勝北方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

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執鬚曰黄鬚兒竟大奇也彰鬚黄故以呼之

王基督豫州討諸葛誕平之朝廷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繇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顧衆為義興太守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潜圖義舉吳國内史蔡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威將軍峻平論

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倡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宋臨川王道規晉末為荆州刺史與劉毅何無忌破桓玄桓謙桓振平江陵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功自居其末

沈璞為盱眙太守後魏攻之不拔乃退走時將軍臧質與璞共守質以璞城主令其露板璞性謙虛歸功於質令質露板後徵還為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

士有言璞功者帝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旰眙元功當次之璞每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前比士變之意也
黄回為冠軍南瑯琊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户進號征虜將軍
陳章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尅捷必推功將帥
後周楊檦仕西魏為車騎將軍時弘農為東魏守檦從

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㯳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㯳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㯳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餘人内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竝斬之衆議推㯳行郡事㯳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

隋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為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

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唐李勣歴武候監門大將軍并州都督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筭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尅捷

馬燧為河陽三城使大歴十一年汴州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之燧累擊破之是時河陽兵冠諸軍魏博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忠臣與

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奇兵擊破之田悅疋馬遁去靈
曜知悅敗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
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退舍於板橋
李元諒爲鎮國軍節度興元初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
進收京邑兵次于滻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
大破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隳苑垣而入賊聯戰
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
不伐

汝惟不矜大禹之謨訓顧無伐善顔子之庶幾矧夫居爪牙之任奉斧鉞之權安危攸係社稷是賴不伐之德善莫大焉觀其戰勝而相讓功就而弗居或歸美於朝廷或推賞於僚佐謙恭爲裕滿假是懲故能福禄無疆功名有煒與夫斗筲爲量覆敗相仍者不侔矣

晉郤克范燮欒書伐齊敗齊師于鞍師還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

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爕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師之歸也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禍）

孟子側字反魯孟氏族也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戰齊師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代善）

後漢賈復為偏將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也

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

號曰大樹將軍

朱祐為建義大將軍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

魏李典字曼成為捕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

晉唐彬為弋陽太守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

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慴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齊王冏舉義討趙王倫穎發兵應冏及誅倫迎天子反正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

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甞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

桓伊為都督豫州將軍事西中郎將與謝玄謝琰破苻堅進號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

宋王鎮惡行龍驤將軍西伐姚泓入賊境戰無不捷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船登岸身先士卒即陷長

安城於灞上奉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蕭惠基歷中書黄門郎奉使至蜀降益州兵賊邵虎等時千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毁除勲簿竟無所用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勞則駈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耶

南齊劉懷珍平原人宋文帝時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

討平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恠問馬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梁馬仙琕為寧朔將軍每戰勇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

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累遷左右上將軍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

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王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後魏邢巒為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叛詔巒與中山王英討之既平豫州巒振旅還京師帝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是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非直一月三捷

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讓功而不處

後周蔡祐字承先為大將軍從太祖征伐常終無所競

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

叙其見知如此

元定仕後魏為河北大都督有勇畧每戰必陷陣然未

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唐韋待價為盧龍府果毅將軍時辛文陵率兵招慰高

麗行到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

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創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

渾瑊德宗貞元中為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忠勤謹慎每將士獻一物必躬親省視每受恩賜如在帝前位窮將相無矜大之色方於漢之金日磾是以深為帝所信重

尚可孤為商州節度使與李晟及駱元光三節度之軍

收京城可孤之軍為先鋒京師平以功陞可孤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可孤性謹愿沉毅既有勲勣衆會之中未嘗言功

勤戎事

夫為將者勤勞王家所以厲臣節整飭器械所以修戎政故不戒而備受命則行斯蓋磨礪以須夙夜匪懈者之所為也況專閫外之寄將略攸施必將身先以率下士至而應變奪人之勢無失於預防後時之譏不貽於

深咎故勉勉以率職翼翼以從事俾夫寇讐畏憚卒乘申警雖行之惟艱故鮮有敗事傳曰以勞定國詩曰不懈于位蓋恭命之將嘗從事於斯矣

漢程不識為未央衛尉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不識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性彊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漢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

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覲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段紀明為破羌將軍征羌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魏鄧艾為征西將軍艾修治守備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

執士卒之役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使至宣王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吳孫韶字公禮為廣陵太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帝還建業乃得朝覲帝問青徐諸屯要害近遠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帝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

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晉陶侃為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侃在州無事
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
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
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
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庾翼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超居大位遐邇屬目慮其不稱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自河以南皆懷歸

附

宋宗越為南濟陰太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成未嘗參差

梁張齊為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粮資用人人無所困之

韋叡為輔國將軍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

陳蔡徵為安右將軍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喜焉謂曰事寧

有以相報

程文季為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明徹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前後文季克城壘率背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即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

北齊莫多婁敬顯為領軍將軍强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令敬顯部分

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為光所重
封子繪為衛將軍平陽太守時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
及喬山谷鋒蜀等子繪常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粮
軍士無乏
後周韓杲為虞候都督每從太祖征行常領候騎晝夜
巡察略不眠寢
隋郭榮為左光禄大夫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
夜不釋甲冑百餘日煬帝每令人覘諸將所為知榮如

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唐蘭謨為武候大將軍為人嚴毅勤恪監領之處乃至忘於寢食士卒多厭弊之每侍從太宗常不離左右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張儉拜榮州都督太宗將有事遼東儉率蕃兵先行儉軍至遼西為水汎長未渡帝以為畏懦追赴行在所儉詣雒陽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帝甚悅

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爲關内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張建封爲徐泗濠等州節度既創置軍伍建封觸類躬親

王鍔爲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鍔緝綏訓練軍府稱理

後唐李存賢為幽州節度使時契丹強盛城門之外鞠為胡貊援軍自瓦橋關萬衆防衛與胡騎一日數戰存賢曉夕警備廢寢與食

鄭琮事武皇為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為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每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

郭崇韜為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勢甚危廹崇韜率師至博州斬伐林樹徹廬舍渡河明約束庀役徒設

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據胡床指揮於葭蘆間忽覺袴中冷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

漢史弘肇為許州節度使時高祖委以禁戎留扈京邑屬杜重威據鄴為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自九月駐師及重威歸命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晝巡宵警與士卒均其甘苦無所間然時人推其威而有愛乃近代之良將也

劉詞為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

人恇而閙之詞曰我以勇登爵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國家遇邊事信其温飽則筋力有怠何以申毫髪之報此其意也後從少帝禦北虜於河橋每出師則躡屩負戈以為前導所向無不披靡六師壯之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一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矯命而勝　立後効

矯命而勝

夫兵用詭道智尚先見應變貴於神速轉禍在於俄頃又豈俟白丈人以救火同守株而待兎哉故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茍利國家專之可也若乃謀雖素

講勢不中順敵非遥度事有從權敏則可以成功緩乃自奪其便蹤是或先出而奮節或詐制以調衆固不暇圖上方略以俟報聞罔逃擅命之咎異緣必赴之理斯乃發於忠憤獲此戰勝議不與猶豫首鼠者同焉若夫料敵非審決勝或僁出於無名成于輕舉斯亦足以虞首事之失慎不戢之禍哉

夫槩王吳王闔廬之弟也吳伐楚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

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楚令尹子常名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尅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漢陳湯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先是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故爲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

二年湯旣領外國乃與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别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切悍胡幹切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與讀曰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壞也音才女切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西域陳法之名也或云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輕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

屠墨見之（間窸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容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大各切)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釆幡幟(幟讀曰織音式志切)數百人被甲乘城(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集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更互也音工行切)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

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
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
戟弩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
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
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
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
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

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撲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王城乘城呼[乘登也呼火故也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環繞也音患和音禍]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齋帛書諸國獲以畀得者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切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乎本切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惟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尅敵斬郅支首及名王已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按黄圖槀街在長安城門内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名今鴻臚客館也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匡衡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宜重難言也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請尊寵

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以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後漢臧宫為威武將軍光武建武十一年討公孫述宫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破荆門别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宫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宫欲引還恐

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宋均為謁者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擢選精勇聞命奔走

者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因詔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會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得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馬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

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段紀明桓帝時爲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紀明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紀明紀明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紀明紀明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

魏李典漢末爲裨將軍時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

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軍不内馭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田豫明帝太和末以殄夷將軍督青州諸軍假節討遼東會吴賊遣使與公孫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已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

無岸當赴戍山戍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戍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

晉李憙魏末為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

毛寶為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寶領千人為嶠前鋒

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竇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殺虜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

唐李靖太宗貞觀四年頡利可汗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與帝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

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寛遂選精騎一萬賫二十日粮引兵自閒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人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奔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投吐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

以獻

立後効

夫先迷後得實顯於義經善敗不亡蓋聞於軍志若夫孟明二陵之戰大樹回溪之役覆軍擒將喪師失律可謂敗矣然而念德不怠乃立於後圖出奇無窮終邀於有勝又兵者機事也故用之以危地窮而能變屈而能伸審多筭之可憑雖小衂而何害此又制勝之嘉術整軍之善教也是故再戰皆北壯氣未衰一立後功可刷

前代得失之際燦然可觀

秦孟明視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穆公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穆公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三十六年夏穆公以孟明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封齊王高帝五年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帝後臣欽若等按漢書孔將軍名聚封蓼侯絳侯即周勃費將軍名賀柴將軍史失其名項羽之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吴漢建武二年為大司馬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吴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十二年征公孫述攻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

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但堅

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

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

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

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比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

又與尚别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

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

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幷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

旗使煙火不絕夜御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與鄧禹等共攻赤眉大為赤眉所敗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

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

馬武明帝永平初為中郎將時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

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武置黎陽營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斬首六百級及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酈元水經注白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廓州化隆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

吳劉繇漢末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

晉高密王略懷帝時為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雅等討逌為逌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降

陳侯安都高祖時為鎮北將軍與周文育討王琳戰敗竝為琳所囚逃歸復其官爵尋出為都督南豫州諸軍

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勵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安都迴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勵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為村人所殺餘衆悉平文帝即位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為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

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

下

後魏李佐道武帝時為安南将軍攻赭陽為賊所敗坐

徙瀛州為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将軍統軍齊

新野太守劉忌馮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

爾朱天光為驃騎大将軍既尅万俟醜奴而都督長孫

邪利為賊行臺万俟道雒襲殺爾朱榮責天光失邪利

不獲道雒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

州刺史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雒道雒戰敗率數千騎走追之不及遂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雒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雒為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遼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雒城慶雲遣道雒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雒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

走降言慶雲道雄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其衆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少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少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黄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雄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

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壯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伏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百戸

崔延伯為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討万俟醜奴軍大敗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坑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

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栅賊皆逃迸

北齊斛律金為汾州大都督從神武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為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庫狄干等討復之

後周陽猛為武衛將軍鎮薔渚為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

于謹為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東魏邙山大軍不利謹

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隋段文振高祖仁壽初為太僕卿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

薛世雄煬帝大業中為沃沮道將軍征遼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

因而縱擊之遂破之而還

唐劉文靜高祖起義初為大將軍府司馬將兵與隋將屈突通桑顯和戰於潼關義軍不利文靜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靜游軍數百騎自南首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匹馬而歸

薛訥為檢校左衛大將軍玄宗開元二年詔與將軍杜賓客崔宣道率衆討契丹六月師至灤河盡為契丹所覆除削官爵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勃達延乞力徐等率

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縣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晙犄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破之殺獲數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尅捷帝悅遂停親征拜

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
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復為朔方軍大總管
王思禮天寶末為哥舒翰元帥馬軍都將及潼關失守
思禮西赴行在帝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竝
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竝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其後
效遂斬李承光而釋思禮後從郭子儀領迴紇之衆收
西京嘗為先鋒以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封三
百戶

郭子儀肅宗至德中為關内河東副元帥從元帥廣平王討安慶緒于關東慶緒遣偽將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陜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陜西負山為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廻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鬭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絶我歸路衆心大揺子儀麾廻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黄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廻紇來即時大散僵屍徧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雒陽遂與安慶緒渡河

保相州郭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
晉安元信初仕後唐為武皇太原騎將唐光啓末燕帥
李威與吐渾酋長赫連鐸入寇大同武皇遣元信拒之
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兵敗居庸關懼武皇法峻南
奔中山中山連帥王處存喜而納之用為突騎都
校奏授檢校工部尚書乾寧末處存卒子郜嗣為梁人
所攻歸太原與元信偕行武皇待之如舊授元信鐵林
軍使俄以梁將氏叔琮引兵五萬薄我城下郡縣多陷

梁又遣葛從周出軍馬嶺武皇遣元信以精騎擊而退之以功奏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冊府元龜卷四百三十二